



著 魯 彥

下頂屋

版 局書代現

現代創作叢刊

屋頂下

魯彥 著

現代書局 版

15

No. 0365

屋頂下

實價六角五分

著作者 魯 彥

發行者 洪 雪 帆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出版者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北平 福州 洛陽 成都
廣州 廈門 開封 汕頭
南京 杭州 九江 雲南
漢口 鄭州 重慶 貴陽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4, 3, 1, 初版

1—2000册

自序

這裏幾篇小說是我的新作，其時間係在今年五月至十月。

我常常覺得創作是件難事，要寫得好必須有相當的藝術的修養，而實生活的深入尤為重要。看看自己的年紀，估量着過去的生活，雖說也見到了不少的世事，嘗過了許多人間的滋味，但我總覺得自己還不宜於創作。前三年來幾乎完全中止了創作，也就是這個原因。有時雖覺得有許多可寫的材料，同時也有這衝動，我終於緊緊地遏抑着自己。

但自去年由福建回到上海後，因生活的變換，和幾個雜誌的催促，我又不得不重新提筆了。將近一年來，其結果便產生了小小的心那一集子中的一部分，和現在這一集子。

這些作品怎樣呢？我自己仍未能自滿。倘能擺脫眼前的生活，我還想再求實生活的充實。現在所寫的祇能當做嘗試與學習看。而這過程，也許直到我永久擱筆的時候，纔能算是完畢的。我這樣想。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於江灣。

屋頂下

外六篇

目次

自序	
岔路	一
屋頂下	一九
伴侶	六
安舍	九
病	二六
鬍髭	四七
李媽	六〇

每天每夜的訴苦與悲號，已經激起了他的憤怒。

沒有誰有這樣的權威，能夠驅散可惡的魔鬼，把袁家村和吳家村救出來，除了他。人們的方法早已用過了：熟食，忌葷，清潔，注射……但一切都徒然。魔鬼仍在街頭，巷角，屋隅，甚至空氣裏，不息地播揚着瘟疫的種子。白髮的老人，強壯的青年，吮乳的小孩，在先後的死亡。一秒鐘前，他在工作或遊息，一秒鐘後，他被強烈的燃燒迫到了牀上，兩三天後，靈魂離開了他的軀殼。

這是鼠疫，可怕的鼠疫！牠每年都來，一到春將盡夏將始的時候，牠毀滅了無數的生命，直至夏末。牠不分善和惡，不姑恤老和幼，也不選擇窮或富。誰在冥冥中給牠撞倒，誰就完了。決沒有例外。袁家村裏常常發現，一個家庭裏不止死亡一個人。在吳家村，有一個大家庭，一共十六個人，全都斷了氣。鄉間的木匠一天比一天缺乏，城裏的棺材也已供不應求。倘若沒有那些不怕死的溫州小工從城裏來，每天七八十個死屍，怕沒有

人埋葬了。死車在大路上走過，軋軋的聲音刺着每個人的心，白的幡幌搖着，像是死神的慘白的面孔。

恐怖充滿在袁家村和吳家村。人口雖多，這樣的持續到夏末，人煙將絕跡了。山谷，樹木，牆屋，土地，都在戰慄着，齊聲發出絕望的呻吟。

然而，希望終於滋長了。

關爺已在那裏發氣，他要站起來了。

出巡！出巡！他出來！大家都一致的說着。

兩個村長已經商議了許多次，這事情必須趕緊辦起來。誰到縣府去說話？除了袁家村的村長袁筱頭，沒有第二個。他和第一科科長有過來往。誰來籌備一切雜務？除了吳家村的村長吳大畢，也沒有第二個。他的村裏有許多商人和工人。費用預定兩萬元，兩村平攤。

一天黎明，袁筱頭坐着轎子進城了。

名片送到傳達室，科長沒有到。下午等到四點鐘，來了電話，科長出城拜客去了，明天纔回。袁筱頭沒法，下了客棧。然而第二天，科長仍沒有來辦公。他焦急地等待着，詢問着。傳達的眼睛從他的頭上打量到腳跟，隨後又瞪着眼睛望了他一眼。

第三天終於見到了。但是科長微笑地搖一搖頭，說：『催不到！』袁筱頭早已明白，這在現在是犯法的。如果在五年前，自己就不必進城，要怎樣就怎樣；倘使不辦，縣知事就會貼出告示來，要老百姓辦的，在鼠疫厲行的時候。可是現在做官的人全反了。他們不相信菩薩和關爺，說這是迷信，絕對禁止。告示早已貼過好幾次。年年出巡的關爺一直有三年不曾擡出來了，誰都相信，今年的鼠疫格外厲害，就是爲的這個。三年前，曾經祕密地舉行過一次，雖然捕了人，罰了款，前兩年的鼠疫到底輕了許多。袁筱頭不是不知道這些。正因爲知道，纔進城。老百姓非把關爺擡出來不可。捕人罰款，這時成了很小

的事。

「人死的太多……」

「關爺沒有靈。」

「沒有靈，老百姓也要擡出來……」

「違法的。」

「人心不安……」

「徒然多化錢。」

袁筱頭寧可多化錢。他早已和吳大畢看到這一點，商決好了，纔進城的。現在話鋒轉到了這裏，他就請科長吃飯了。一次兩次密談後，他便欣然坐着轎子回到村裏。

袁家村和吳家村復活了。忙碌支配着所有的人。紮花的紮花，摺紙箔的摺紙箔，買香燭的買香燭，辦菜蔬的辦菜蔬。從前行人絕跡的路上，現在來往如梭地走着背的擡

的擗的鄉人。騾馬接踵地跟了來。鑼和鼓的聲音這裏那裏歡樂地響了起來，有人在開始練習。年青的姑娘們忙着添製新衣，時時對着鏡子修飾面孔，她們將出色地打扮着，成羣結隊的坐在騾馬上，跟着關爺出巡。男子們在洗刷那些積了三年塵埃的旗子，香亭，彩擔。老年人對着金箔，喃喃地誦着經。小孩子們在劈拍地偷放鞭炮。牛和羊，雞和豬，高興地啼叫着，表示牠們犧牲的心願。雖然村中的人仍在不息地倒下，不息地死亡，但整個的空氣已瀰漫了生的希望，蓋過了創痛和悲傷。每一個人的心已經鎮定下來。他們相信，在他們忙碌地預備着關爺出巡的時候，便已得到了關爺的保護了。

沒有什麼能夠比這更迅速，當大家的心一致，所有的手一齊工作的時候。祇忙碌了三天，一切都已預備齊全。誰背旗子，誰敲鑼，誰放鞭炮，誰擡轎，按着各人的能力和願意，早已自由認定，無須誰來分配。現在祇須依照向例，推定總管和副總管了。這也很簡單，照例是村長擔任的。袁家村的村長是袁筱頭，吳家村的是吳大畢。祇有這兩個人總

管和副總管應做的職務，實際上他們已經同心合力的辦得十分停當了。名義是空的，兩個人說。

『還是你正我副，』然而兩個人都推讓着。

在往年，沒有這情形，總是年老的做正。但現在可不同了。袁筱頭雖然比吳大畢小了十歲，縣府裏的關節卻是他去打通的。沒有他，擡不出關爺。吳大畢非把第一把交椅讓給他不可。然而袁筱頭到底少活了十年，不能破壞老規矩。他得讓給吳大畢。

『但是，縣府裏說這次是我主辦的，豈不又要多化錢？』

吳大畢說出最有理由的話來，袁筱頭不能再推辭了。

名義原是空的，吳大畢說。然而老規矩，吳家村的人都這樣說，當他們聽見了這決定以後。年輕的把年老的擠到下位，這是大大的不敬，吳大畢怎樣見人？若論功績，拿着大家的錢，坐着轎子去送給別人，你我都會做，何況還有酒喝？吳大畢可爲了這樣那

樣小問題，忙得沒有一刻休息，絞盡了腦汁！他們紛紛議論着。吳家村的空氣立刻改變了。牠變得這樣快，電一般，勝過鼠疫的傳播千萬倍。大家的臉上都現着不快樂的顏色。吳大畢丟了臉，就是全村的人丟臉。這事情一破例，從此別的事情也不堪設想了。吳家村和袁家村相隔祇有半里路，可以互相望到炊煙，山谷，森林和牆屋，可以聽到雞犬的叫聲。往城裏去的是一條路，往關帝廟去的也是一條路。人和人會碰着脚跟，牲畜和畜牲會混淆，尤其每天不可避免的，總有小孩子和小孩子吵架。在吳家村的人看起來，袁家村的人本來已經夠兇了，而現在又給他們添了驕傲。以後很難擡頭了，大家憂慮地想着。

吳大畢也在憂慮地想着，在他自己的庭中徘徊，當天晚上。外面的空氣，他全知道。而且他是早已料到的。在他個人，本來並不打緊。他的鬍鬚都白了，一個人活到六十七歲，還有什麼看不透，何況總管一類的頭銜也享受過不曉得多少次數。袁筱頭雖然小

了十歲，可是也已白了頭髮，同是一個老人。有什麼高下可爭。在做事方面，袁筱頭的本領比他大，是事實。他自己到底太老了，不大能活動。打通縣府的關節，就是最眼前的一個實例。他覺得把這個空頭銜讓給袁筱頭是應該的。然而這在全村的人，確實很嚴重。他早已看到，本村人會不服，會對袁家村生惡感。平日兩村的青年，是常常憑着血氣，免不了衝突的。謙讓是老規矩，他當時可並不堅決地要把總管讓給袁筱頭。但袁家村有幾個青年卻已經驕傲地睜着蔑視的眼光，在推袁筱頭的背，促他答應了。他想避免兩村的惡感，纔再三謙讓，決心把總管讓給了袁筱頭。可是現在，自己一村的人不安了。

「你這樣的老實，我們以後怎樣做人呢？」吳大舉的大兒子氣憤地對着自己的父親說。

「你那裏曉得我的苦衷！」

「事實就在眼前，我們吳家村的人從此擡不起頭了！」他說着衝了出去。

他確實比他的父親強。他生得一臉麻子，濃眉，粗鼻，闊口，年青，有力，聰明，事前有計劃，遇事不怕死，會打拳，會開槍。村裏村外的人都有點怕他，所以他的綽號叫做吳阿霸。吳阿霸從自己的屋內出去後，全村的空氣立刻緊張了。憂慮已經變成了憤怒。有一種切切的密語飛進了每個年青人的耳內。

同時在袁家村裏，快樂充滿了到處。有人在吃酒，在歌唱，在談笑。尤其是袁載生，袁筱頭的兒子，滿臉光彩的在東奔西跑。「現在吳家村的人可兇不起來了，尤其是那個吳阿霸」他說。他有一個瘦長的身材，高鼻，尖嘴，凹眼，脾氣燥急，喜歡罵人。他最看不上吳阿霸，曾經同他齟齬過幾次。「單是那一臉麻子，也就夠討厭了」他常常這樣說。在袁家村的人看起來，吳家村的人本來是兇狠的，自從吳阿霸出世後，覺得愈加蠻橫無理了。這次的事情，可以說是給吳阿霸一個大打擊，也就是給吳家村的人一個大打擊。到底那一村的力量大，現在可分曉了，他們說。